

# 步道奇遇記

## 徵文比賽得獎作品

獎 項 社會大眾組一佳作2

作 者 孟琬瑜

作品名稱 穿夏越春，水墨、大雪山



### 穿夏越春，水墨、大雪山

原以為這趟旅行，是因五月中旬鳥類課程中聽聲辨影的延續，引我為追尋林鳥而去。然而，大雪山授予我們的卻是另一番水墨畫境的浸淫與領會。

清晨站在洗衣槽前，揮汗如雨地曝著高照的夏陽烈焰，一面就著洗衣板，使勁搓揉著浸泡過雨水與林下腐植質染色的襪子、絆倒時蓋了苔痕印與摩擦過樹皮的膝蓋、以及抹了深深淺淺泥色的褲腳……，一面回想著小咕嚕和小瑤魚昨日跟隨我們一路穿行著鐵杉林、檜木林、下達闊葉林底，遇見的那場狂放的大雷雨。

才不過間隔一個肢體充分勞動後的好眠夜晚，醒來卻覺察短短兩日間竟已習慣了中海拔的沁涼，一時難於適應平地逼近夏至的高溫和悶熱。想起一位朋友總戲稱這叫做：「高山症緩解，『低山症』發作」。

用洗衣機洗過之後，腐植質的氣味幾乎蕩然消逸無蹤。直到掏掏孩子們的口袋，翻檢殘餘的落葉及果實碎屑，足證我們穿過夏天越過春天的這場旅行，曾經真實地存在過。

隨著端午節來到，梅雨季節似乎也漸趨尾聲，一年中最熱的一段時間就到了。

小瑤魚望著車窗外天邊的雲朵，直說天空的雲好美，並且閃著夢幻的眼神，她仔細看清楚，要把雲的樣子用筆描繪在紙上。很高興孩子在三歲半的年紀，就有感受美的能力，並且能夠適時地、用適切的言語表達。

「我們要去哪裡呀？」孩子小睡片刻醒來問道，「去大雪山。」我說，孩子們竟然連連搖著頭說：「大雪山結冰，太冷了。」、「而且有

很可怕的大地震」。

我趕緊拍胸脯保證，現在是夏天，剛好適合避暑，而且地震不是隨時都有的。

去年耶誕節前，美麗的大雪山之行，竟然只留下結冰的嚴寒和天搖地動的震撼。

沿著大雪山林道在山中迂迴，一串串鳥語乘著清冽的空氣，順勢自車窗外滑了進來，三十度的熾熱就漸漸被阻絕於外，彷彿繼續這樣走著，就能穿過夏天，返回春天了。

路邊懸垂著早熟的懸鉤子與毛茸茸的獼猴桃，嘗過野果滋味的孩子們，看著晶亮的果實垂涎欲滴，說什麼也不願錯過。

林道41公里處停車，從另一個方向下行原始森林。經過連日的梅雨，森林貯蓄了極豐沛的水量，每一條山溝都搖身變為湍急奔流的小溪或水聲轟隆的瀑布。

阿德提醒孩子想想，水從哪裡來呢？

正午前，山谷間雲霧裊裊飛升。穿梭在高大的紅檜森林底下，聽著水聲由遠而近，又由近而遠，而每條溪流彷彿都發源自雲霧之中。我想起詩人鄭愁予的詩《島谷》

眾溪是海洋的手指  
索水源於大山……  
這裏是最細的一流  
很清，很淺，很活潑與愛唱歌  
山崖高得難以仰望  
植物們靜靜地倒掛  
中午的陽光一絲絲的透入  
遠處以雲灌溉的森林  
沉沉底如含一份洪荒的雨量  
蔭影像掩飾一個缺陷  
把我們駐紮著文明的帳篷掩蔽

我時常以稍遠的距離落在後頭，欣賞阿德帶領著小咕嚕和小瑀魚，父子三人鑽入墨綠色森林的背影，並感覺自己走在一幅巨大、無盡延伸的水墨畫卷當中。霧來時，將景物的輪廓輕輕拭去，宣紙多了些留白；霧散時，林樹廓影就成了細緻的工筆描繪。一株枯木的中空樹幹，往往就能激起孩子們豐富的想像。《冰原歷險記三》的那隻獨眼黃鼠狼，就住在這裡面嗎？

「喂，巴克在不在家？喂，有沒有人在家？」阿德帶著兩個孩子一遍一遍呼喊。

「噢，他可能去哪裡雲遊去了吧！」

松鼠啃咬過的櫟子，一束兩根的松針，潮濕油亮的落葉片片，扁柏開裂的果實，幾片花瓣，倒木上的小蘑菇，一枚來不及成熟就被鳥兒啄下的白花八角……都是小瑀魚喜愛的收藏。

而臨著溪水邊，也是孩子們扔擲樹葉漂小船，百玩不厭的好地方。梅雨季節也同時灌溉了林下的地被與腐生植物。我有點訝異6月中旬森林裡還隨處可見水晶蘭，剔透晶瑩的鐘型花朵低垂著，像是身著一襲潔白，低頭不語的天鵝公主。

步道接回林道，我仍不捨地沉浸於眼前一卷層次分明的水墨意境。小咕嚕和小瑀魚卻在林道上追逐起來。阿德用昆欄樹(雲葉)的落葉與紅檜的細枝條幫小咕嚕和小瑀魚製做了精巧的葉子船，兄妹倆就著林道一側的溝渠開始放流各自的小船，進行比賽。

我們對自己幼兒時期的記憶，已所剩無幾，往往是看著小咕嚕和小瑀魚成長的歷程，得以回想自己幼年經驗裡的手足情誼。既競爭又需合作，既衝突又相互容忍，既自私卻又懂得分享，既獨立卻又互相依賴，互不相讓卻又彼此關



心。他們終將明白，這些過程，讓兩人的生命不只是一個點對點的連結，而是一種交纏與編織，在成年以後，將成為一份不易褪色變質的情感。

夜晚，燈蛾飛撲著小木屋的窗子，弄出細碎的聲響。森林裡有蛙鳴聲重奏。我在黎明前的4點多鐘醒來，林中真有貓頭鷹低沉的叫聲規律傳來，許久許久，只能憑著腦海漸淡的記憶檢索與揣測。天將亮未亮，藪鳥和白耳畫眉同時醒來，惺忪地叫了幾聲，嗓子越吊越嘹亮。窗外微光，貓頭鷹的叫聲才漸漸隱去不見。而我終於經歷老師描述的中海拔的晝夜交替。

就著清晨微光喚醒小咕嚕和小瑀魚，沿著大雪山林道徒步上行。晨霧中鐵杉林樹影迷離，料峭寒意難以抵擋。途中每見含苞的台灣百合與初開的小白頭翁，引我們駐足。小瑀魚則蜷在阿德的肩頭繼續補眠。

離開鞍馬山莊後，先從大雪山林道48公里往觀景台步行，海拔上升三百多公尺，溫度和植物群落已與山莊附近不同。步道沿途以矮小灌木與箭竹林為主，小咕嚕和小瑀魚就一路尋找著枯黃的箭竹，想做釣魚竿。

上到大雪山林道終點，小雪山莊，阿德計畫走一段位在稜線上的小雪一稍來步道。先循231林道緩緩上行，附近幾乎看不見檜木林，放眼山頂，盡為鐵杉林立的蒼勁樹影取代。

接近午前，小瑀魚的睡覺時間又到了，也考驗著阿德和我的耐心。經過許多慰勉，言語溝通與折衝，海拔上升的嚴寒與接近稜線的強風，兼以越來越無法抗拒的睏倦，不斷困擾挫折著小瑀魚，阿德決定，還是讓她趴在肩頭，好好睡上一覺。

我牽著小咕嚕的小手走在安靜而美麗的森

林庇蔭下，行向鞍馬山，也繼續沿著稜線走向船型山。孩子問我「稜線」是什麼？於是我們先並肩模擬，解釋，再讓他實際觀察環顧的景觀，體會稜線的意義。

雲霧以揉捻，渲染，不斷浸潤著靜謐的鐵杉林，稜線上的風也不斷將霧雨在枝桠間凝結的滴答，陣陣吹落，嘩～地潑灑在我們的髮稍與肩頭。經過一個越稜點時，我們決定停下來休息午餐，小瑀魚睡醒了，也開始恢復她獨立、勇敢和妙語如珠的樣子。

山徑開始往下，漸漸離開鐵杉林，領我們穿越雲霧帶，次第鑽進檜木林，再下降至闊葉樹林。許多殼斗科植物與日本榲桲，遍地是枇杷葉灰木的落葉與落花。(若不是5月份振彰老師的介紹，我可能會繼續對它們視而不見。)

倒木上則盡是顏色鮮豔的蘑菇，吸引孩子們的注目，碰觸與驚嘆。霧氣悶悶地困在闊葉林間，景物顯得十分朦朧，眼前的鏡片也一併起了霧。

仰視樹冠層的空隙，感覺著雲層開始滲著光亮，我想起環境倫理學之父，羅斯頓(Holmes Rolston)的「森林像教堂」，也期待鑽出雲霧帶，會是陽光普照的晴朗。

森林是「根本」的所在地，  
在森林裡的生命是  
由土地向上生長蔓延。  
森林就像一座教堂，  
樹木的枝桠鑲嵌於碧空，  
就像大教堂的尖頂劃過藍天一般。  
陽光穿過樹葉間隙灑向地面，  
正如彩繪玻璃輝映著日照的光芒。  
森林的頂冠挺拔聳立，



俯視在其下的芸芸眾生，  
因此，森林和教堂一樣，  
邀請我們超越人間的處境，  
深刻的去經驗寬闊、包容的境界。

沒想到山上的天氣瞬息萬變。一道突如其來的閃電與尾隨著的雷響，帶來一場猛暴的午後雷陣雨。無處躲避，阿德只得再抱起小瑀魚，撐著雨傘加緊腳步下行，小咕嚕和我緊跟在後。雨勢急驟而滂沱，林下的凹地迅速匯聚為深淺不一的水窪，儘管仔細地走避，小咕嚕和我的長褲，鞋襪，還是陸續地浸濕了。

下達山腰的木馬道叉路，捨棄沿橫向木馬道走到遊客中心的打算，直接下船形山苗圃，到附近的工作站簷下避雨。雨水順著船形山苗圃的水泥路面，凝聚成小河，一時間排不出去的積水，也隨之逐漸匯聚成一個小水塘。

驟雨造成的旅程顛躓，並沒有對小咕嚕造成太大的困擾，他對於惡劣天候始終顯得自在而

安適，我暗自吃驚，卻也欣喜於他在山行中的成長及蛻變。

傍晚前，雨水停歇，雲霧輕緩而飄忽，繼續優雅地撥弄著山間草木。小咕嚕和小瑀魚顯然已經忘記大雷雨的震撼教育了，離開大雪山之前，又與阿德在林道側邊的水溝玩起樹葉船。

原以為這趟旅行，是為5月中旬鳥類課程聽聲辨影的延續，引我繼續為追尋林鳥而去。然而，大雪山授予我們的卻是另一番水墨畫境的浸淫與領會。

最終，大雪山更以雲霧帶下，一場午後雷陣雨的豪邁潑灑，將我們一起納入了潑墨山水的一部分，淋漓盡致地揮毫。

而，融為風景的一部分，這不正是自己年少時，對於山行中，人與自然關係的一份憧憬嗎？

穿夏越春，遲鈍如我，直到下山一段時日，追想置身大雪山畫，才全然明白。A